

澳門的西方地名 Macao、Macao 由來考辨

施存龍

16世紀來華的葡萄牙航海商人，從廣東省香山縣浪白澳遷入同縣蠔鏡澳。這裡原是漁港開始利用作商港。在稍後的明代文獻中，又並稱澳門。但定居的葡人並不按蠔鏡澳或澳門的音譯或意譯呼名，而名之曰 Amacao、Macao（拼法有多種）。現在中文國家以外的西方各國普遍用的是 Macao 或 Macau。對這個問題，在17世紀西方人著作中有不同解釋。20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對此名源眾說紛紛，並派生出其它問題。在澳門回歸中國引發的研究澳門史地高潮中，中外學者又有專文發表或在綜合書文中涉及。筆者亦在《中國水運史研究》中發表〈澳門港種種名稱的由來〉專文中論及該港名由來。此後又經十年繼續研究中葡關係史，有了新認識。反顧該文，自感不滿：論證不充份，已論證的有的觀點不確，為了對公眾和對自己學術負責，有充實和修訂必要。同時，對中外學者後來發表的有關文章如譚世寶等人的提法，覺得存在一些問題，必須作澄清性的討論。當然最大問題是湯開建的提法。特寫下這篇較長考辨，作批評和自我批評。

本文內容包括：1）提出勿為早期西方製作的別有心機的地圖所左右；2）1553-1555年 Macao 已指澳門半島及其演變；3）對法國漢學家論點的評議；4）源於“泊口”說乃錯上加錯；5）馬角說缺乏證據；6）不會源於岩石名或動植物名；7）不會源於濠江；8）不會源於廟名媽祖閣或地名媽閣；9）媽角說充其量祇是接近事實；10）源於阿媽港乃有稽之談，批駁源於阿媽。

勿被西方早期錯誤地圖所左右

過去我看到早期少數西方人繪製的地圖，把香山縣全境標作 Macao 或在澳門半島處再加標一小字 Macao，認為那不過是誤解和想象產物，未予重視，未如譚先生那樣下功夫系統搜集並作為地名由來討論。⁽¹⁾我對譚博士專文的資料貢獻是肯定的，但對其某些論點和思想方法未敢苟同。

費爾南·瓦斯·多拉杜收入於1570年版的地圖集及1571、1576年版地圖集相沿把廣東香山縣繪成一個島並標稱為 Macao，這可能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明代的香山縣境圖，中國繪製者就不確地繪成一個島狀，諸如永樂年間編繪的《永樂大典》中的〈廣州府香山縣之圖〉和嘉靖二十六年版的《香山縣志》都是那樣。著者還說該縣境是“四面環繞海洋險”，後者在“形勢”中甚至比喻為“四圍皆海居然一小蓬島

也”；另一方面，無論在印度果阿的繪圖者還是在歐洲繪圖者，他們不瞭解香山縣全境也無機會允許他們去瞭解，對於他們同胞涉足蠔鏡澳及其依托的半島岬角，可能由於擴大化想象，把一隅之地小地名標在一個大範圍——縣境上，不可能有意留下伏筆，將地名覆蓋範圍故意擴大，以待日後侵佔或作為交涉的借口。但從三百年後居澳門的葡萄牙蒙塔爾托·德·徐薩斯寫的《歷史上的Macao》竟稱他們的先人“擁有香山全縣管轄權”時，就提到古代地圖的“澳門島”包括香山全縣，是中國人侵佔了香山縣的荒謬透頂的話，就不無此種意圖的嫌疑。為何他們明明知道主人稱該“大島”為香山縣（當時香山縣派官管理澳門，他們開始年年向香山縣官府繳租向市舶司納稅，不可能不知道有香山縣存在），但他們偏不按主人標稱，按他們自說自話標上無中生有的 Ilha de Macao，意欲何為？是否懷有殖民主義心機者在力量不足時的長遠考慮？一個

後代的葡人黎沙，在一本書中，代前人吐露把澳門半島稱之為“島”的心機的分析：“或我們出於某種需要而這樣稱呼它？在某些古圖中潛有此意。從政治角度而言，將其稱為島對我們有利。……後來的事情也的確如此。……我們並未在中國大陸立足。我們以點帶面。既然華人禁止番夷在其國土上居住，我們也佯裝守法，聲稱我們僅在一島上，這樣把其它外國人也騙了過去。當然，我們僅佔用了一隅。從古老的手稿中，這種將半島稱島，或這樣的理解比比皆是。”⁽²⁾由此推彼，何其類同！

把香山縣連同澳門半島，都標繪成一個叫 Macao 的島〔某些漢譯者，回譯成“馬交（南方音“高”）島”〕，是在葡人定居澳門半島前端十餘年後才泡製的花樣，並非初到澳門或剛定居澳門時製作的。遺憾的是，譚文卻要力證 Macao 或 Machao 是包括香山縣主體在內的早有地名，未能揭露其深意並糾正其誤，反而奉其為證據，不知不覺而在

自圓其說，並為自己判定 Macao、Macau 原意與澳門的媽閣、娘媽神無關的學術主張開路。

葡人重返廣東後，是先泊居香山縣浪白澳（島），後移居蠔鏡澳——澳門港的。他們對浪白澳起有專用譯名 Lampaco，為何不標作 Macao 島呢？既然他們會對浪白澳有專用譯名，怎會不懂得對他們後來定居之地不起專用地名，而借用緬甸地名為地名呢？所以，譚文的邏輯是說不通的。

我以為西文 Macao 等作為澳門地名，在明清兩代間，演變源流過程是：1）先由中國土名“媽港”“阿媽港”音譯為 Macao 和 Amacao 等，它的原始意義乃指澳門半島南端碼頭港埠區，此後隨着逐步向半島的中部北部蠶食，地名內涵覆蓋面亦隨之漸擴。2）定居十餘年，部分葡人背地裡瞞着主人，私自將香山縣全境繪成 Macao 島（說他們私自，事先不請示主人，事後不呈送繪成的地圖），中國主人既不知道更談不上承認。另一部分較守本份的葡人，對 Macao 地名的覆蓋仍信守是僅指半島南部。3）到 18 世紀，那部分心懷異志者看到實際行不通，因脫離實際太甚，不但年年向香山縣府繳地租，還有澳門同知來管束，開門之北根本進不去。國際上也不接受，遭到抵制和揭露，連他們自己也不實用。他們便退回一步，於是出現尼古拉彼廉在航海圖上古怪的標稱：把香山縣境標作 Isle de Macao，將他們居留地半島標作 Ville de Macao 或 Macao。後來被迫再退回到 Macao 一名僅指澳門半島。4）到清後期，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均失敗，葡國政府乘虛擴張，從據整個半島兼青洲為己有，進而侵佔氹仔島、路環島。Macao 地名覆蓋面達到一半島和二孤島。

必須指出，早期西人繪標中國地圖，常常以小名大，以局部名整體或相反作法。在譚文所附上述費爾南 1570

年版的同一幅地圖中，就把他們盤踞過的另一處小港口——寧波府定海縣海域中的雙嶼港。稱為 Liampo，其諧音顯然是“寧波”。這個以中名小的地名，標在浙江省的全省範圍。1571、1576 年版地圖上還是那樣。另外，他們在文字記錄中，也往往有對小地方使用大地名情況，如他們把浯嶼、月港或走馬溪一帶小地方，不使用當地人習用的小地名，偏用一個府級大地名——ChinCheo（顯然諧音為漳州府）來稱呼。這類標圖、呼名都是名不從主人，都是錯誤的做法。我們既要正視有些歷史現象，也要正確對待，不被其左右而令我們鑽牛角尖步入歧途。

還是讓我們擺脫 Macao 指包括澳門半島在內的香山縣境的人為觀念吧，以葡人最早使用 Macao 實指其所居留殖民的澳門半島港埠為出發點吧。

早在 1553-1555 年 葡文 Macao 已指澳門半島

一、用葡文 Macao 比用 Macau 早。

十多年前我寫的前文中，有一不正確認識，認為 Macao 祇是英語譯語：“17 世紀一個來華的英國旅行家芒迪，他在 1637 年所繪的澳門港地圖上，用英文寫的港名是 Macao。20 世紀今天，英文書刊報紙一直在用這種書寫。”近來看到《澳門問題始末》一書，也稱葡文是 Macau，英文是 Macao，還聲稱“各有不同來源”，亦誤。其實 Macao 是葡語自身早期使用的地名，不是葡語的英譯語，倒是葡語後來書寫形式改為 Macau 後，英語保存了葡語原形，但省略了第二個 a 字母上的鼻音符號~。這可由金國平提供的文字論據和我自己查對一批早期澳門地圖得出此判斷。

1553 年即在澳門半島上過冬的岡薩雷斯神甫於 1565-1570 年寫的葡文信

中，地名書寫形式為 Macao。信中提到：“在十二年時間內，在稱為 Macao 的一陸地頂端形成一個巨大的村莊。”該信據稱現仍保存在西班牙檔案館內。1925 年，據經手過的科林（Colin）和帕斯特爾斯（Pastells）神甫敘錄此文獻時稱：“從葡萄牙語譯出”此信件，用的乃是 Macao。收信人為當時西班牙駐里斯本大使胡安·德·博爾何（Juan de Borja）。他的西班牙語抄件今仍藏於塞維亞東西印度檔案館。西班牙語也用的 Macao。我不具備研究葡語語音演變拼法的能力和機會，但我再三研究金國平提供的這方面論據，他認為“cau 尾部 o 的音值弱化。所以出現了 cau 的形式，……cau 係一弱化的鼻音。隨之，現代葡語正字法中則出現了 Macau 這一書寫形式”。^{（3）}是後人如現在到澳門講學的葡人學者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著《澳門源考》（*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澳門海事博物館出版的中文本，將岡薩雷斯神甫信中這段話中的 Macao，按現代拼寫法，改成 Macau，使人們誤以為原信原話是用 Macau，從而誤認至遲在 1565-1570 年時葡文已用這種拼法。^{（4）}

我經核對下述 16-17 世紀西人地圖，其說是可信的。16 世紀末，由狄奧多·德·布里（Theodore de Bry，生活於 1528-1598 年）繪製的葡租澳門圖，原文稱 AMACAO（載澳門《文化雜誌》1996 年第 26 期頁 138）。該頁上另標有“阿媽港，1607 年”的圖標，我疑年份不確。該圖出版雖在 17 世紀初，但製圖應在他去世之前即 1598 年之前，故為 16 世紀。路易斯·德·席瓦爾繪製反映半島的澳門圖，原文標 PORTO DE MACÃO（此圖，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稱約繪於 1607 年，但澳門《文化雜誌》第 31 期刊文則稱繪於 1640 年，未能判定何者為準，待查）。埃雷狄亞（M. G. Eredia）繪於 1615-1622

年的澳門半島平面圖，原文標 MACAO 於島半腰（載《文化雜誌》第29期頁112和第31期頁145）。佚名者約繪於17世紀初的澳門主體示意圖，原文標 MACAO（載《文化雜誌》第10期頁20）。大約繪於1635年的〈澳門要塞圖〉，原文亦標 MACAO（載《文化雜誌》第31期頁164）。

二、葡人最早起用地名是指澳門半島的港埠和稍後是指澳門半島。

一般認為以葡語地名稱澳門港是平托和巴萊多，輪不上岡薩雷斯。這是從他們三人寫信用名的先後角度出發。我認為，若從實踐其地的先後角度出發而論，應以岡薩雷斯為先，他寫信署名雖遲於約1565-1570年，但他的澳門地理範圍觀和稱名，則應該是在進入澳門港當時或之前形成的。他是1553-1555年連着三年在澳門港者，他稱澳門港為 Macao。

16世紀中葉，葡萄牙王國派駐在葡屬印度殖民政府的財務審核員安東尼奧·努內斯（António Nunez）於1554年12月12日，奉葡駐印總督之命，頒佈一份度量衡換算書，全稱“葡印度度量衡及貨幣換算書”，簡稱“權度書”。該書第9頁載：“中國樟腦用的婆蘭……”第39頁載：“Macao 的1婆蘭為……148,176.00 公克”。聯繫起來看，Macao 之地是在中國。婆蘭是衡重單位的音譯名，明末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的〈交趾西南夷〉章稱：“三百斤為一婆蘭。”官方書面出版物使用此地名，必遲於一般使用之後，因此，我們本可以說葡人嘗使用 Macao 稱蠟鏡澳在1554年之前。然而這裡存在一個問題不能忽視，該書雖寫成於1554年，但卻遲於1868年才由葡京的里斯本社會科學院出版。對此，誠如金國平先生所指出的，19世紀的出版物已按19世紀時書寫規則拼寫地名，我們今天未能見16世紀原稿，因而無法判定原作是

否書寫為 Macao。祇是可能，並非一定，故不能放心地作立論的過硬依據。不可得則求其次，一般推平托和巴萊多兩人的1555年兩信。

葡萄牙冒險家、耶穌會修士平托（F. M. Pinto）於1555年11月20日從蠟鏡澳發給葡屬印度果阿耶穌會學校校長巴爾塔扎爾·迪亞斯（Baltasar Dias）信中說：“今天，我從我們駐泊的浪白澳來到阿媽港。阿媽港在浪白澳前方6里格多的地方〔施按：1里格 League 等於3海里，有的書譯作“6海里遠的澳門”，里程大為縮短，這是不確切的〕。在那裡我遇到了巴萊多（Belchior [Melchior] Nunes Barreto，或譯努內斯·巴雷多，或譯梅爾喬爾）神甫。他從廣州來此。”可見巴萊多先在蠟鏡澳，平托後抵。平托此信所寫發信地名為 Amacuao（原信已佚，存檔祇有抄件。不同抄件，地名拼法有 Amacuao、Amaqu、Maquao）⁽⁵⁾。巴萊多也在同年同月23日從該港發信，署地名為 Macao。

從以上一書二信早期文獻來看，葡人在文字上以 Amacuao、Macao 稱蠟鏡澳港名，至遲從1554或1555年開始。然而這一觀點，遭到現代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否定。他的否定是否恰當，卻又各說不一，因而需要分析是非。

對伯希和否定論點之否定和肯定之否定

一、否定一書二信缺乏說服力

伯希和於1935年在《通報》上發表〈澳門的起源〉一文，對前述一書二信的佐證作用均持否定。

他評斷努內斯《權度書》中 Macao 一名說：“Macao 名稱並見於 Antonio Núñez 1554年脫稿之《權度書》；……譯文頁86云：‘Macao 之 bahār 合120 biça’……索引（頁14）云：‘中國之葡萄牙城 Macao’；……但此書澳門條

所志之權度即是東印度之權度，而非中國之權度。”“假定其地是中國的澳門，何以所用的權度與中國所用者不符？”⁽⁶⁾他提出的問題確實存在，記在 Macao 名下所用的重量計量單位並非中國應用的斛、石、擔、斤等衡重單位，而是採用南亞國家使用的“婆蘭”單位。但並不能以此為由否認所記中國的 Macao 並非中國的蠟鏡澳而是南亞緬甸的同名地。因為，第一、在中國一個外貿港口採用外貿商品在國際市場通行的計量單位並不是不可能的，正如近代中國上海港和其它對外商埠曾用英磅、英呎計量一樣。第二、中國明清學者對這一計量單位有記錄並說明其換算中國傳統單位。如前述明末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凡舟之來〔按指抵中國港口的外國商船〕，最大者為獨檣船，能載一千‘婆蘭’，胡人（按指南亞商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⁷⁾清中期《澳門記略》介紹唐代外國來華“獨檣船能載一千婆蘭”⁽⁸⁾。第三、如果 Macao 不是中國的澳門而是緬甸的白古（Pagu）一地，祇在緬甸計量中敘述已可，何用再在中國部分中重複敘述？這恰恰說明了是在中國。

伯希和論證平托的信件無佐證價值說：“Schurhammer 在 *Asia Major* 第3卷頁91引有平鐸〔施按，即平托〕修士1555年11月20日作於 Macao 之信札一件；《現代資料》第6097號著錄亦同。Streit 書第四冊頁204與艾萊斯書頁24亦然。可是艾萊斯（頁76-82）曾將此札全文披露，所據者有四抄本，其中原抄本為 Ajuda 圖書館藏本，餘三札皆從此本抄出。此札題1555年，平鐸修士自滿刺加（Malaqua alias Macau）致臥亞會團長信札，作於是年11月20日。可是札中並未言及 Macao。平鐸言巴萊多神甫與彼先抵若翰島（São Chao）〔施按：指上川島〕。巴萊多神甫在此島舉行彌撒，已而重登舟，於

(1555) '8月3日抵浪白 (Lampacau)」。諸船在此貿易，巴萊多神甫自此地赴廣州兩次，彼將有書奉呈」。平鐸在1555年11月20日作書之地，顯是浪白，抄本後題之 Amacuao 必是抄者誤識或誤改原寫浪白地名所致；至若所謂滿刺加即 Macau 之題識，更無價值。假定平鐸已識澳門，絕不至於在 Peregrinação (施按：指平托的回憶錄《遠遊記》) 中無一言及之，亦不致謂澳門之建設在他經行之後。"1555年澳門之未存在，與1554年同，1556年亦然，蓋平鐸於是年歸途經其地，尚未識此澳門也。1557年似亦如此，此年 Francisco Martins 艦隊停泊處在浪白不在澳門，是以證之。"(9)

伯希和對平托發信址這番論證，我分析：第一、伯希和斷定平托信件原件不存，抄件上所題發信地 "Amacuao 必是抄者誤識或誤改原寫浪白地名所致"，未免片面武斷。該信題發信址假定抄錯 (這種抄錯或擅改可能性極小，Lampacau 與 Amacuao 兩名拼寫相差甚遠)，那麼信所說："今天，我從浪白澳這個我們停留的港口來到了 Amacuao，此地又更前進了6里格路程"，該作何解釋呢？難道還有從浪白澳來到了浪白澳的邏輯？第二、說平托發信的1555年還不存在澳門，平托無從認識澳門，也不符史實。蠟鏡澳早在嘉靖八年前已列入廣東"洋澳"名單。從1553年起已有傳教士岡薩雷斯連年在蠟鏡澳傳教過冬，每年都有船到港，船走他不走而被監禁。怎麼能說還不存在呢？想以 Francisco Martins 艦隊1557年尚停留在浪白澳說明平托不可能在1555年到蠟鏡澳，也是枉然。因為，1557年葡人雖然開始進居蠟鏡澳，按他們說法就是"開埠"。但葡人進居並非一刀切，有一個前期滲入，逐步逐批遷離浪白澳往蠟鏡澳的過程。郭棻《廣東通志》"澳門"一節說夷人借囑

遭水浸貨進入蠟鏡澳，可作佐證。1557年尚有葡艦在浪白澳，並不能說明1555年葡人不能去和沒有去蠟鏡澳。當時尚不許定居，但足跡已到。第三、平托在《遠遊記》中確實沒詳述遊歷蠟鏡澳——阿媽港，是一個疑點，但也並非一字未及。例如《遠遊記》第221章說："該島名為浪白，其時(1555-1556)葡人與華人在島上交易，直至1557年廣東官員在當地商人的要求下，將澳門港劃給我們做生意。澳門在當時為一荒島，經葡萄牙人在島上建築房屋，成一美麗城鎮。有教堂一所，長老一人，助祭數人。還有隊長一人，監事一人，司法官數人……"這段話把他在華時見聞與他離華後傳訊混在一起表述。1555年平托祇是到了一下，未作甚麼重要的事，無特別值得回憶的事要告訴後人。他可想不到後人對他信中所提之地會翻來覆去討論作為歷史見證。第四、當年葡人尚未在蠟鏡澳建商站和定居點。1557年初他離華，據說該年去日本往返兩次均經蠟鏡澳。若是，也會有些瞭解。該年已抵印度果阿，次年返回葡國，故他所述蠟鏡澳建設情況乃是他返國後獲悉。綜上所論，我以為平托信署蠟鏡名不應動搖。

伯希和還認為巴萊多信也並不發自蠟鏡澳。他從 Streit 著錄的一封信給印度同事的信，題1555年11月23日作於廣州，而其它書上卻題作其它地名的矛盾說起，認為不是作於廣州；同時認為費賴的書上所謂"寫於中國之 Machuan 港"，艾萊斯的書上所謂寄自中國海港 Macau 也都不可靠，因後題是說"自中國海港"。巴自稱："自抵此間以後，曾赴廣州兩次，每次逗留一月。"可是此札未明言其地為浪白抑為澳門。後在1558年1月10日自柯枝 (Cochin) [施按：指葡屬印度一殖民地] 致歐洲本會諸神甫修士信札曾言："我曾於1555年12月自浪白奉書，其地

乃中國海港，距廣州18哩 (liues)，是年我曾在此過冬。居浪白時，曾接印度諸神甫來札多件。吾人應在浪白渡此冬季，等待信風而赴日本。然平鐸曾與巴萊多同行，亦在浪白過冬。姑不問巴萊多所言1555年12月之信札是否為同年11月23日信札，彼等作書之'中國海港'，祇能為浪白也；抄本題作於澳門者，大概抄胥 [施按：指文書抄寫員] 僅知葡萄牙人僑居中國地為澳門，不知有他處也。"又說："Streit 傳教書籍第4冊頁379有巴萊多神甫致臥亞諸神甫書，上題1555年5月作於 Macao。余不知是否有若干版本著錄為是，其誤可無疑也。1555年3月，巴萊多神甫尚在滿刺加；……此札實作於滿刺加，與內容相符。"

我以為伯希和指出巴萊多1555年3月署地名應為滿刺加是對的，但對同年11月23日發信所署地址自 Machoam，應是可信的。同月27日發給耶穌會信函，題地址 Macau⁽¹⁰⁾，這是迄今多數學者所承認的最早使用西方地名 Macao 稱澳門港者。若按我前述觀點實際應是岡薩雷斯。無論是岡薩雷斯或巴萊多，都遠早於譚文引證的費爾南·瓦斯·多拉杜地圖上的 "Macao 島" 錯誤地理觀念。尤其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岡薩雷斯指明 Macao 乃指"陸地頂端形成巨大村莊"之地方，與費爾南安標香山全縣為 Macao 根本不同。

二、源於緬甸白古地名移用說不可信

伯希和在否認一書二信後，主張西方人對澳門的地名是來源於緬甸國白古地區同名移用。他在上述〈澳門的起源〉中說："可以推想此最先認識的白古地方之 Macao 名稱，是否為後來珠江口之澳門借用。"他滿有自信地宣稱：此事不難索解。《權度書》中之 Macao，……位於今日下緬甸之白古 (Pegu) [施按：或音譯勃固]。1586年

12月，Relph Fitch 所經之路途為 Cosmin、Medon、Dala、Cirion、Macao、Pagu 等地。……由是觀之，16世紀時，有兩 Macao，一在自古境內，1554年《權度書》所志者即此地。別一 Macao 當時尚未存在。”

我認為伯希和源於外國地名的主張不可信。

第一、歷史上一些首航探險家在到達未知地時，會向當地土著人或先在港的其它海員打聽所到地名。但葡人到濠鏡澳即阿媽港來卻不屬這種情況。對於首航到阿媽港的葡人而言，該港卻不是未知地，而是預知地。他們駐泊在鄰近的上川島、浪白島多年之後才移向阿媽港的，是耳熟能詳的預知地，不必要也無可能借用第三國的地名來命名。

第二、伯希和文中舉 Relph Fitch 曾經過緬甸白古的 Macao，意在證明用那裡的 Macao 命名澳門是可能的。然而，此人經過時間在 1586 年 12 月，時間差後三十一年，怎會影響 1554 年的地名呢？

第三、平托《遠遊記》中對白古與 Machao 指明為 2 里格：“在一個距白古 2 里格，名叫 Machao 的空場上扎下了營寨。”他在該回憶錄中，寫緬甸白古那個地名，原文用 Machão，而寫中國澳門地名時，用的是 Amacua，在他及整理他文稿的人心目中，分明是音類似而地不同。

第四、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老殖民主義者到美洲島嶼，往往名不從主人，擅自以本國政治（如國王）、宗教人名、節日名或發現者首領姓名去對所謂“發現地”命名地名，甚麼新西班牙、哥倫比亞、溫哥華、維多利亞等等。但葡人到中國來，除極個別情況如把上川島擅自為紀念逝世於該島的傳教士稱為 São João（聖約翰島）外（即使如此，也還並用 San-Shan），一般均採用向當地人或已知者打聽到的主人使用

地名（準確與否則當作別論），如記載廣州為 Cantan，稱屯門為 Tamão，稱浪白港為 Lampacão，稱寧波府雙嶼港為 Liampo，稱漳州為 Chincheo 等等，無一用第三國地名來命名中國地名。濠鏡澳亦不應例外。至於改為“上帝聖名之城”，乃是後來之事，而且絕大多數場合仍署 Macao 或 Macau。

第五、Macao、Macau 等拼法是可從中國地名中找出淵源證據，且有同文日本證據（詳後）。當然，我國學者對 Macao 等名源也存在多種誤解。

源於“舶口”之說乃錯上加錯

清初成書的《廣東賦役全書》載：“明嘉靖十四年，都指揮使黃慶請於上官，准洋船停泊於濠鏡，名曰泊口，歲輸課二萬金。”⁽¹¹⁾這一追記歷史事件本身是不可靠的，黃慶無其人；嘉靖十四年由於納賄將濠鏡對外開放，無其事。把商船停泊的岸邊水域稱為“泊口”，十分罕見。我翻閱一批有關歷史文獻，在明代的有關水運業務書如航行指南的書，有關水道水利工程的書，都未查見使用這一名詞。供船舶停泊、囤貨、上下旅客、裝卸貨物以及交易水運進出貨物的地方，祇有稱為港口、港埠、澳口或港、澳等，如香山港、雙嶼港、浪白澳等。但此詞既出，不諳水運或航海的文人也就有意無意地拿過來使用。清初廣東學者屈大均，雖是各類知識廣博，編輯了“小百科全書”式的《廣東新語》一書，但也不免有失，除所記澳門內容有不確外，所謂“澳者，舶口也”的解說，以為把“泊口”改為“舶口”就通了，其實弄巧成拙。至於清中期寫的《澳門記略》大概察覺“舶口”一詞太不通，在其〈官守篇〉又改回“泊口”，如說：“移泊口於濠鏡”。以上清代三書雖用“泊口”“舶口”欠妥，但並未與濠鏡澳俗名相聯繫。然而到清後

期才與葡人給澳門的取名掛起鉤來。如〈澳門界務說帖〉除承襲外，又加上信口開河的解說：“葡人船隻到澳之始，名澳門為‘馬高’（Macao）。粵音讀‘泊’如‘馬’，今稱‘馬高’，即‘泊口’二字之轉音。”⁽¹²⁾法國伯希和亦主“泊口”說。

今人何大章、繆鴻基合著《澳門地理》一書襲前人之說，寫道：“外人稱澳門曰‘馬交’（Macao）一說為‘舶口’之訛音。明嘉靖十四年，前山寨都指揮黃慶請上官移蕃舶於濠鏡，名其地曰‘舶口’或‘舶澳’，葡人訛為 Macao。”⁽¹³⁾此說又把《廣東賦役全書》名“泊口”含糊話變成黃慶把濠鏡澳“名其地曰‘舶口’”。一個武將怎會亂造水運行業名詞？何況，當時是否有黃慶還大成問題（參見筆者發表在澳門的〈黃慶納賄無其人無其事〉）。遺憾的是，該說居然對後人也有市場。如隔了四十年後，黃文寬先生《澳門史鉤沉》，把此說又當正面說法“鉤沉”出來說：“Macao 實為泊口二字閩語之對音。”其理由主要是三條。一是有“舶口”這一名詞出現在《廣東新語》和《澳門記略》中；二是葡人據追隨他們自浙閩敗退來廣東的閩南人口音譯“舶口”為“馬交”；三是葡文無 B 音。⁽¹⁴⁾此三條均不成為理由。

第一、嘉靖時未見有“泊口”“舶口”名詞用於水運。清朝雖見用，但它是普通水運名詞，不會當地名告外人，已如前述，不必多重複。第二、說是那些追隨葡人敗退到廣東的閩籍海賊奸民充當翻譯者的閩南語譯音，將“泊口”譯作“馬交（音高）”的，並無任何原始記錄依據，祇憑臆想而述。第三、葡語實際是有 B 音的。對此，李德超先生〈澳門得名之由來〉一文已予駁正，後來又有其他諳葡文者證實，也無須重複論證。總之，源於“泊口”“舶口”說是毫不成理的。

然而，譚文卻欣賞，並推陳出新地稱：葡人“在進入珠江三角洲之前已可能在中國南海地區接觸到粵西和粵東的閩語，……是把‘泊口’的‘泊’讀作‘馬’（mba 和 ma）的，所以才會把泊口之地譯作 Macao 或 Macau”。他又認為“是由於相同的地理和方言的因素，才使得葡人把 Macao 之稱從下緬甸的白古地區移用到中國的珠江三角洲的同類地名的對譯。”⁽¹⁵⁾譚先生在這裡又把前述伯希和的說法發揚起來，前已論證，茲不重複。茲祇就他推陳出新說評之。第一、在廣州府屬上川、浪白兩島寄泊貿易的葡商在未進入蠔鏡澳前，已知該澳地名和概況，然後才有目的地謀求進入的（有人認為是由華人嚮導而來的，則更預知其地名）⁽¹⁶⁾；第二、即使退一步設想，葡人事先不知該地名，也無華人嚮導臨時靠岸時，在碼頭上打聽地名，任何當地人或非當地人的在港船員，在回答遠方來客詢問港名時，不會不告以當地流行的地名，決無告以普通港口名詞之理。第三、既無中國明代史料記載，也無葡人記錄證明，祇是後人想象產物。

Macao 源於馬角說缺乏證據

譚文除推崇《賦役》源於“泊口”說外，又主張源於村名馬角：“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有不少半島或海島是以‘馬’命名的，除澳門半島有馬角和馬交石外，香山縣金斗灣還有一個口岸叫‘馬角’，面臨海域‘馬角海’。十字門內有大小馬留（驢）島。這個‘馬’是由泊口的‘泊’的方言音轉為‘馬’而來，或由該地原住民姓馬而來。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馬人，就有解說。廣東的‘角’的語義應指洲、角或半島，引申和衍生出港灣、泊口（馬頭）等義。”⁽¹⁷⁾一句話，他認為半島南端地方本名“馬角”，而“媽角”則是從‘馬

角’附會出來的。而“馬角”又源於馬姓居民聚居於該海角。廟名則強求與這一土著地名——“馬角”而來。故指責說：“為附會清中葉之後才流行的媽閣廟傳說，最終導致了以‘媽閣’取代‘馬角’，以‘亞媽港’取代‘亞馬港’。”譚文此說有待商榷。

第一、此說法祇是推測，缺乏史料和文物證據，甚至連民間馬氏聚落的家譜傳說也未見引述。查屈大均書中確實提到“馬人”：“馬人一曰馬留。俞益期云：壽冷岸南，有馬文淵遺兵，家對銅柱而居，悉姓馬，號曰馬留。凡二百餘戶，自相婚姻。張勃云：象林縣在交趾南，馬援所植兩銅柱，以表漢界處也。援〔施按：指馬援所率漢朝南征部隊〕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所，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為流寓，號曰馬流人，……常自稱大漢子孫云。”屈大均本人對此有詩句：“終古馬留稱漢裔，衣冠長守象林邊。”⁽¹⁸⁾按象林縣為西漢時所設日南郡最南部一個縣，東漢時林邑國在此立國，該縣就被割出中國，此後雖屢圖恢復也未成功。馬文淵即馬援，在東漢光武帝時奉命南征交趾，征平後，立銅柱為邊界柱。象林縣轄境相當今越南國的廣南－峴港省。⁽¹⁹⁾馬援留下少數軍人守邊，所以有此“馬留”人。他們既然長居中越邊境，怎麼“流”到珠江口來了？源流不明；又，澳門半島南端是否就是留在中越邊境的馬留人流到媽角來的？找不出根據。《辭源》解釋“馬留”：即馬人，是“古代南海民族名”。唐韓愈《送鄭尚書赴南海》詩：“銜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我以為解釋為南海少數民族較合理，而非前說認為的是漢人遺兵。總之，以地名諧音反推是源於姓馬人聚居，缺乏立論基礎。

第二、對“角”的解說欠妥。角應指大陸或島嶼突伸部分，但不應解釋為半島或洲，更不應引申為港灣或碼頭。

我國水運專業內無此用法。

不會源於岩石名或動植物名

一、源於馬蛟石、馬蛟石、馬交石說純屬附會之談。

歐洲人威廉士（Wells Williams）19世紀寫的《中國商業指南》一書中稱 Macau 源於馬蛟石。⁽²⁰⁾我相信這不是那位歐洲人首創的杜撰，定是某中國人告他的謬說的錄入後應用。但不知始作俑者為誰。

上世紀30年代梁嘉彬〈明史稿佛郎機傳考證〉稱：“西人稱澳門為 Macao（葡文 Macau），有謂為北麓馬蛟石之譯者，……按之葡文澳門地圖，馬蛟石又名 Macau Seac，疑莫能明也。”另一位30年代學者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稱：“Macao 這個在非漢語國家中眾所周知的地名卻不是用於稱呼該港的一個正確的中國名稱。旅遊者有時以當地居民口中所聽到的，祇是一塊著名的礁石，叫做‘馬交石’，廣東話讀作 Makao，或許是由於誤解，要不然就是為了方便起見，人們便以這塊礁石之名來稱呼這個小半島。”⁽²¹⁾張書對此沒解決問題，說“誤解”，沒說出個所以然來。說“為了方便”，更不成理由。澳門半島上各種大小形狀的岩石有的是，尤其在西南端泊船岸邊刻有航洋帆船並題“利涉大川”四字的洋船石和海覺石、蝦蟆石等，被《澳門記略》稱為“三奇石”很著名，既吉利，又現成方便，怎麼不取為名，偏偏要以海員既看不到，又與港口貿易無關、與民眾信仰無關，沒有特色，沒有紀念意義的一塊馬蛟石為地名呢？（《澳門記略》介紹說：“北麓有馬蛟石，橢而礪，無趾，三小石承之，相傳浮浪至。”至於該書附錄將澳門漢譯為“馬交”，本是 Macao 的近似音譯地名，不含有任何意譯含義。）更糟糕的是，迎回歸中有一本粗

製造之作竟然煞有介事地稱：當初來的葡船靠上馬蛟石岸邊詢問地名，當地人以為是詢問該石名，乃告以“馬蛟”石名，他們便以該石名稱澳門為 Macao。說得活龍活現，不瞭解真實歷史者易受蒙蔽。按該石位於半島西北隅，海岸無遮掩，風浪大，礁石多，是船舶避之唯恐不及之地，絕不適合於船舶停泊，所以不可能發生葡船停泊到那裡打聽地名，聽到該岩石名而記作港名的事。何況，馬蛟石石名在清中葉才出現，怎麼成為明代嘉靖時的地名之源呢？可見完全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而且虛構得違背常識。

當然我也讚成李德超先生〈澳門得名之由來與葡人初來大門島考〉一文中，以另一資料從另一角度出發對馬蛟石說法的批駁：“以其為澳門得名之由乃荒誕附會耳。蓋馬蛟石不惟澳門所獨有也。百部叢書集成之六十五，琳琅秘室叢書第三函宋·方信儒《南海百詠》頁第十九即有馬蛟山詩並序言：在城北七里，俗傳昔日有蛟化為馬，以惑土人，然郡邑志乘多不載，究不知山名所自來也。……以是知澳門之別名馬交，應與所傳馬蛟石無關者也。然黃文寬《澳門史鉤沉》，又以馬蛟石為因澳門別名馬交而來，亦非是也。”⁽²²⁾此文是針對黃文寬197地志考一“澳門與馬蛟”而論的。

二、不可能源於植物名馬駝

清代楊鐵木認為澳門西方名源於馬駝。《鐵城土語語言考》稱：《說文》瓜部稱“駝，小瓜也。古人之於動植物，往往因其大小而加以牛馬之名，馬駝亦是。澳門狀如小瓜，連陸小徑如瓜蔓，半島的南環如瓜環”。我認為這些都無非是望音生義所作的猜測，難以成立。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筆者也算是個走南闖北的人在內也不瞭解馬駝甚麼樣，初來中國的葡人會瞭解千年之前中國古字書介紹的駝嗎？何況沒有任何一件西方

早期記載葡人看到半島地形而命名 Macao 的記錄，而且甫來乍到岸邊一隅的葡人還沒有條件去遊遍半島勘出是個瓜狀地形，得出是個駝瓜形而取名。

三、還有一種動物源由說，雖特別可笑，無甚學術討論價值，但必須嚴肅指出，以阻止其繼續傳訛。由於西文稱澳門為 Macao，其廣東語音譯為“馬蛟”、“馬駝”、“馬交”。這本來是無意譯的諧音，或由於“媽閣”而俗稱“馬交”、“馬駝”諧音。有人竟將其動物化。馬蛟不知為何種動物，但蛟則是一種傳說中能發洪水害人的動物或指鼉、鱷等，沒聽說對澳門有過影響。馬蛟是一種背上鉛灰色的可食魚，筆者少時在寧波吃過。澳門即使也有產卻並非特產，怎麼會以這兩種動物作澳門地名之由呢？還有人把“馬交石”解說成是該石狀如馬畜在交媾狀，故稱該石，而該石名成為葡人記錄的 Macao 地名音譯云云，實為荒唐的解說。

也不會源於“濠江”之名

據說土生葡裔學者高美士先生別創一說，他認為 Macau “此詞源於福建話 Makauk 的理論顯然無堅實的基礎。那麼，我們祇能接受尾音來自漢語 Kong 的假設。……它來源於 Hou-Kong（濠江），往昔華人所稱澳門諸名之一。”⁽²³⁾我想高美士先生是否受到香港地名源於“香江”的說法引起的聯想？確實有一種傳說，稱島上有一溪水流注入海，其水甘香清甜，給過往船舶供水，故稱香江，其出海的港口也就稱作“香港”（今薄扶林附近）。但這一傳說並不可信。羅香林《香港前代史》考證是產“莞香”出口。更何況第一、未見明嘉靖時稱蠔鏡澳港埠為濠江的記錄。第二、濠江是指河流名。“江”在四百多年來，在我們水運行業中從未作為“港”的同義詞。第三、濠江在地理史上形成較晚，

因為在明代前期的香山縣地方志中還聲稱香山縣境是四面環海的。前述《永樂大典》圖是如此，嘉靖《香山縣志》仍如此。以後隨着珠江水系下泄淤泥的堆積，海峽式水道越來越窄小，又隨着海岸線向海洋推進漲出，與大陸間水道的水淡化，演變成江。如同廣州老市區水域，本稱“小海”後改稱“珠江”一樣。如果實際地貌尚未形成江河，是不會出現濠江之名的。所以這祇能是一種假想，並非是史實。

也非源於廟名“媽祖閣”或其簡稱“媽閣”或陸地名“媽閣”

一、從自我批評開始

十多年前，我寫的〈澳門港種種名稱的由來〉一文，其中對於澳門的西方地名 Macao、Macau 論述是不正確的，表現在：一是把汪兆鏞說法略加修正後向讀者傳訛：Amacuao、Amacao “這是四百多年前，葡船初抵蠔鏡澳，他們見到埠頭有一座海員崇拜的女護航海神廟（天妃宮），聽當地按福建人俗稱‘阿媽閣’的介紹，便認作這個港名了。”比汪的原說，祇是避開“大廟宇”和“葡人初入中國”，聽答話情節如出一轍。二是承認廟式可能是“閣”。三是錯話：“媽祖閣簡稱媽閣，媽閣被借用港名，西方人便譯成 Macao。”歸根結底，還是承認那時就有媽祖閣，並以其為名源。我的錯誤根源是，面對當時書刊大都如此說法，主觀上研究水平低，對民間俗稱演變和宗教建築知識的不足，客觀上史料的局限。後來隨着研究的進展，糾正和更正了認識，但僅糾正自己失誤，尚不能解決學術界繼續以訛傳訛，還必須不吝筆墨深入分析，作一次徹底澄清。

二、對源於大廟宇媽祖閣說的分析澄清

托利各爾脫（Trigault）的《中國基

督教傳教史》中稱：“澳門之名，起於其地有（阿姆 Ama）一神祠，蓋以神祠之名名其地也，有阿姆海門之意。此祠迄今猶存。”⁽²⁴⁾此提法較之以上借用外國地名說，源於“泊口”、“馬角”說，源於岩石和瓜菓說等較合理。從原則上說，以阿媽神祠祠名作地名，後世有許多實例（詳後），所以並非不可能。祇是托利各爾脫未能說出該神祠名稱和有關佐證，所以我仍未能接受。但有人把媽祖閣說淵源歸在他名下，這是不公正的。

托利各爾脫在說地名源於阿媽神祠時，一沒有稱女神為“媽祖”，Ama 顯然是“阿媽”譯音，二沒有稱神祠建築為“閣”，三沒有說葡人抵港時間地名，聽答覆是“阿媽閣”或“媽祖閣”因而記作地名。然而，到了我國某些作者筆下，轉手之間，卻變成了源於媽閣，無中生有地編造出生動卻無稽的故事。

在清末民初，有位害怕和抵制辛亥革命而避居澳門的汪兆鏞，他在《澳門雜詩》的第3頁上〈咏媽閣〉詩所附說明：“據澳門記略云：葡人初入中國，寄碇澳口，是處有大廟宇：名曰媽閣，葡人誤會此廟之名為地名，故以初到所見者以名其地，各國歷史稱中國澳門為‘馬交’，其名當起於此。”⁽²⁵⁾汪說虛構了情節。第一、查《澳門記略》一書並無這一情節敘述。有的書說汪詩說法引自《澳門紀事》，但我未找到也不可能找到有這樣一書。第二、汪詩中所說“媽閣”是他生活年代存在的“媽祖閣”廟名簡稱。在葡人進澳門港之前，該港岸上不可能有稱為媽祖閣的“大廟宇”。第三、葡人初到問地名的生動情景，並無根據。第四、葡人“初入中國”早在抵澳門前幾十年。這一虛構，通過他的詩集傳播，流弊範圍很廣，時間也不短了。

民國初，陳沂《澳門》一書說：“葡人初入中國，寄碇澳口，是處有大廟

宇，名曰媽閣，葡人誤會此廟之名為地名，故以初到所見者以名其地。”⁽²⁶⁾明顯是汪說以訛傳訛翻版。

今人李德超先生〈澳門得名之由來〉雖正確地批駁了“泊口”說，但卻主張：“余謂‘馬交’之名，仍應信其來自媽閣也。”⁽²⁷⁾我看也是汪的流弊在80年代港臺學者中的一例。

上述筆者本人的認識，接受的來源，也是汪等流弊在自己身上的反映。我是自我發現自我批評改了，但仍有其它學者在不自覺中推行之。

此後一些寫普及書的作者在汪說基礎上節外生枝、反覆抄作中越發乖謬。我抄下十幾例，限於篇幅，僅舉一例，如靳書倫《澳門軼事》一書“葡文 Macau 的由來”一條說：“葡萄牙人於1557年來到了澳門，上岸後首先看到的是……媽閣廟，他們問當地漁民：‘這是甚麼地方？’漁民應聲答道：‘媽閣’。”⁽²⁸⁾該作者把葡人地名妄定於1557年產生，還捏造了是根據無須翻譯就聽得懂葡語的“漁民”應聲回答的‘媽閣’情節。

以上雖無學術討論價值，但若不嚴肅指出，聽之任之，勢必繼續誤導讀者以訛傳訛。

有的比較嚴肅的學術著作或工具書，主張 Macao、Macau 等源於媽閣的，則主要出於學術觀點的不同，但由於缺乏根據或不合邏輯，也是需要質疑或商榷的。

澳門回歸當年北京出版的地志工具書《澳門百科全書》，有關三條釋文也採用此一說法。在“澳門名稱的由來”條說：“據說：葡萄牙人來澳，在媽閣廟前埗頭登岸，向居民詢問地名，將閩語‘媽閣’一音理解為澳門的地名，故澳門亦曾俗稱‘馬交’或‘馬蛟’，澳門的葡文名 Macau、英文名 Macao 便因此而得名。”⁽²⁹⁾在“媽祖閣”條說：“澳門的葡文名 Macau 即為‘媽閣’的

音轉。”⁽³⁰⁾在照片“媽祖閣”上說明稱：“又稱媽閣廟。……據說葡萄牙人當年就是從該廟前面登上澳門的。澳門的葡萄牙人名稱 Macau 即由此得名。”⁽³¹⁾總之一句話，名源於“媽祖閣”。至於據誰說，則未交待。但瞭解澳門史文獻淵源者，不難看出也是承襲汪兆鏞、陳沂等人之說。不知誰為執筆人，因此我們無法注明作者。

在澳門回歸中國之年和回歸之後，源於媽祖閣之說仍大量出現。為了澄清問題，批駁是必要的。但批駁立論要確切。有的駁文如黃文寬先生論據就欠妥，他說：“據托利各爾脫（Trigault）所著《中國基督教傳教史》謂：‘澳門之名，起於其地有一阿姆神祠，蓋以神祠之名名其地。’余意以為皆為後人穿鑿附會之談。天后廟閩粵到處有之，從未以之名地之事。Macao 實為泊口二字閩語之對音。”⁽³²⁾這段短短的駁文，無論批判別人說法和樹立自己見解，兩方面都不合實際。

第一，他樹立的“Macao 實為泊口二字閩語之對音”，實為不是，已如前述。

第二，誰說從未以阿媽神廟以名地之事呢？僅就我所到或所讀到之地就有一批。

作島名。福州閩江口東北25里處一明代因建天妃宮後俗稱“媽祖島”，今地圖標作“馬祖島”。廣東韓江、榕江出海口外一島也因建有媽祖廟，故稱“媽嶼”。筆者編寫的《中國對外開放港口》一書中汕頭港一章航道中就寫到它。海軍編的航路指南民用本也稱“媽嶼”。山東省長島縣原有個島叫沙門島，是古代南糧北運的船常泊之地，北宋宣和四年（1122）閩商在島上建祈林默女的顯聖宮后，就改稱為“廟島”，現在渤海海峽上的群島，也被標稱為“廟島群島”。臺灣省澎湖列島中有個島嶼也因嶼上建媽祖宮，由此得名為

“媽宮島”，後為改掉迷信色彩，才改為今名“馬公島”（有人說是音訛而成，實際有意改革）。

作城名。澎湖列島媽祖宮附近建城後，稱為“媽宮城”，後改稱“馬公城”，今名“馬公鎮”，江蘇省劉家港是元明時長江口內重要海港，因建有天妃宮，那裡一個鎮名為“天妃鎮”。這些也都是以林默女神為源的城鎮地名。

作山名。福建莆田市湄洲，是林默女生死地，被神化後在該洲山上建廟，被稱為“媽祖山”。福州市屬長樂縣廣石，明代建天妃廟，山名因而改“聖娘山”。

作港澳名。福建莆田縣平海澳，因宋咸平二年(999)在此建林默神行祠，後來此澳便名為“天妃澳”。臺灣省澎湖澳口因建“天后宮”，該港澳遂名“天后澳”。香港的北堂，在南宋咸淳十年(1274)始建一座林默神廟。1949年後改稱“大廟”，於是廟前的碇灣，隨之改名“大廟灣”，福建東山縣的東山島南端因在海濱建天妃宮，該宮南臨的海灣便命名為“宮前灣”，至今仍用此灣名，連村莊也稱為宮前村。既然福建、臺灣、香港等地都有以林默女神的官方稱號（天妃、天后等）或民間俗稱而命名港灣、海澳，蠔鏡澳——澳門港為甚麼就不可有以俗稱“阿媽”、“娘媽”的神名而名港名呢。

其它以林默女神命名的地名還很多，諸如丹東市、沈陽市、泉州市、南京市、臺南市、彰化縣都有天后街、天后路、媽祖宮街、媽祖廟巷等。汕頭市、營口市市區某個地段，乾脆稱為“媽宮前”、“海神廟”。除了臺灣，筆者大多親履其地。

當然，像譚世寶先生為文批駁媽祖閣來源說，也有類似的確切。如前述所論，一是推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之說，二是強調“泊口”的不合理為合理，三是推測源於有馬姓居民聚居港口

發源地，即今媽祖閣附近，因而其地為“馬角”，葡人 Macao 地名從而得自“媽角”諧音，四是斥責“亞馬港”→“阿媽港”為謬說等。

為了爭取確切地澄清近百年這一脈相承流弊，宜從源頭汪兆鏞之說辨起。把本節前述已指出的四點再進一步具體分析。

第一，《澳門記略》的書並未失傳，從初版至今仍在。該書根本沒有記述在萬曆前二朝代的嘉靖初中期及以前建有祈奉女神大廟宇的事，就連建有小廟宇也未說起。該書所反映的一座女神廟，娘媽角圖上題額為“天妃廟”，同書澳門圖上則題為俗名“娘媽廟”，但這是截止距葡人初來該港已經二百年時的廟稱，該書記述廟建於萬曆間，可見廟名仍沿用明代萬曆時或更以前的廟稱，並無“媽祖閣”廟稱存在。

第二，對中國宗教崇拜十分敏感和關注的外國傳教士如利瑪竇等，他遲至萬曆十年到澳門，還祇說見女神像，而未說見“大廟宇”。其它此前到過澳門的許多傳教士，在他們連篇累牘的著述中，也不曾有記述或暗示大廟宇。

第三，汪兆鏞和陳沂的詩和書所謂嘉靖時葡人到港見到存在媽祖“大廟宇”，有何根據？查嘉靖三十二年前，半島上僅有小漁村，頂多偶有商船臨時停泊，人口稀少，在嘉靖二十六年的《香山縣志》地圖上，連個地名都未反映的僻偏之地，沒有需要也沒有財力建造一座“大廟宇”。誰能說出在葡人進居該港前，中外文獻中有過“大廟宇”存在的記載？

第四，前引許多作者所寫葡人抵澳打聽到的回答說法，查無原始或早期記錄的根據。試問是哪位或哪些初到澳門半島的葡人何時向何當地人打聽地名的？有否記載在16世紀哪份歷史檔案之中？

第五，葡人初抵澳門港的年代尚無

“媽祖”和“媽祖閣”的名稱，前已涉及，茲進一步闡明於下。葡人何時始泊（尚非始居）蠔鏡澳？明清文獻有三種說法，最早約在嘉靖九年起（見《明史·佛郎機傳》稱廣東巡撫林富於嘉靖八年向朝廷請示重開外國市舶後，佛郎機人得以混入香山澳）；較早則在嘉靖十四年（見《澳門記略》稱該年黃慶納賄，請上官開放濠鏡澳），最普遍的說法是嘉靖三十二年（見郭棐《廣東通志》中澳門一節）。前二說均不可信。若按後一說即1553年作為葡人初次“寄碇澳門”，則當時對林女神，祇有官稱“天妃”，民稱“娘媽”或“阿媽”，並無“媽祖”之稱。見之於明代文獻的，如嘉靖時抗倭大將俞大猷祭文稱：“謹率大小將領以牲醴祭於勅封天妃娘媽之神”。天妃加娘媽，官民合稱。嘉靖四十年（1561），郭汝霖《使琉球略》記載載運使團的船途中遇風險而扶乩，書曰“有命之人，可施拯救，欽差心好，娘媽保船都平安也”⁽³³⁾。明萬曆時，吳還初所寫小說書名也叫《天妃娘媽傳》⁽³⁴⁾。明末出版供明代航海者專業參考用海道針經書《順風相送》開頭說：“本船奉七記香火有感明神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湄州山，係天妃娘媽出身祖廟”⁽³⁵⁾。明代在福建澎湖（當時尚無臺灣省，澎湖列島屬福建省）、廣東潮陽縣所起的地名也用“娘媽”⁽³⁶⁾。甚至在明代來華或研究中國的西方人著述中也祇用“娘媽”或“阿媽”而未見用“媽祖”。如意大利人利瑪竇稱“阿媽 Ama”⁽³⁷⁾，西班牙人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稱“娘媽”。⁽³⁸⁾

“媽祖”稱呼，在清初才出現。證據有：康熙時成書的一本海道針經書《指南正法》才見改稱女神為“媽祖”，改稱其廟為“媽祖宮”。⁽³⁹⁾又見清蔣毓英主編的第一部《臺灣府志》把一種臺灣季風稱為“媽祖颶”。⁽⁴⁰⁾康熙三十六年（1697）到臺灣開採硫磺礦的郁

永和稱：“土人稱天妃曰馬祖，稱廟曰宮。”“海神惟馬祖最靈，即古天妃也。”⁽⁴¹⁾

至於在澳門，改稱“媽祖”是更遲的事。明代無疑也稱娘媽、阿媽。一般說，後代的地方志對前代建築物，作為文物遺存，總是保留始建時名稱。清代乾隆時《澳門記略》一書中，仍用“天妃廟”和“娘媽廟”即此理。⁽⁴²⁾道光二年《廣東通志》的〈澳門圖〉還標作“娘媽廟”⁽⁴³⁾，我相信這是明代的相沿俗名。到道光七年《香山縣志》〈濠鏡澳全圖〉才改稱“媽祖廟”，該志〈輿地〉作“媽祖閣”。雖有廟與閣之別（可能繪刻人不同或時間有先後），由此似可認為稱媽祖閣乃是在道光二年後至七年前。從媽祖閣現存碑記看，最早一塊稱“媽祖閣”的是趙允菁撰《重修媽祖閣碑志》，時間為道光九年。從道光九年上溯到二年，僅僅七年短時間，是不會需要重修廟宇的（又沒有發生大地震、失火、能毀屋颶風），故稱媽祖閣還應提前。民國時梁嘉彬自稱見過嘉慶末〈重修媽祖閣碑記〉，現已不知此碑去向。若此說真有其事，則也不過提前到清乾隆十六年後至嘉慶末年，無濟於證明明代嘉靖時就稱“媽祖閣”。

嘉靖三十二年之前，澳門港供林默女神的建築物稱閣可能性極小。持可能論者提出明洪武七年（1374）後，有張指揮在湄洲嶼祖廟正殿左邊，建立朝天閣，從而認為，在奉祀媽祖眾多的廟宇中，朝天閣與媽祖閣是僅有兩個以閣為名的。其含意是明代就已存在稱“閣”的林默女神廟，而且後者受前者影響而名的，於是肯定葡人初來時已稱閣。我考慮這種推想不大可能成立。第一，湄洲嶼上當時建的朝天閣祇是天妃廟中一座新添的附屬建築，不是廟中主體，並未成為整個廟名。正如今北京頤和園主體建築物是佛香閣，可乾隆建築時並未稱全園為佛香閣而是稱清漪園。就是到

了光緒時，以“老佛爺”自居，且以女權執政的慈禧太后改名頤和園也未改名佛香閣。第二，沒有任何文獻、考古、口碑證明當時建築物稱“閣”。第三，沒有必然邏輯要稱為閣。那位學者認為“蓋因‘閣’為中國古代女子居室的特稱，媽祖為女神，故其行宮以閣命名”。我以為清代改名“媽祖閣”時，主事人也許有這種認識出發的可能，但原始命名時似無此可能。閣，這種建築物，在中國古代並非供奉女神的專稱。自古至今，唐代著名的滕王閣，建於贛江濱供宴會觀光，福建長汀縣臨汀江的唐代集賢閣亦同。至於明代，建於寧波的天一閣，為藏書館；建於黃山市徽州的老屋閣為住宅、寶繪閣為祠堂；建於照德鎮珠山之巔的朝天閣，為明代管理官辦瓷窟督陶使的行轅等等，皆與宗教和女性無關（清代的文淵閣等例子就不舉了）。而與宗教迷信有關而稱閣的，如各地曾普遍存在過的文昌閣、魁星閣以及道家的玉皇閣、天尊閣也都與女性無關，僅有少數閣用於供奉佛如天津獨樂封的觀音閣（有的寺院稱大士閣），但都是在一個寺內的小單元，尚未發現有獨立稱“閣”的寺廟名。至於供奉林默女海神，我以鴨綠江口丹東到海南島的三亞，走過所有沿海大中小海港城鎮（包括湄洲嶼祖廟所在地），獨立以“閣”為廟名的，除見澳門一例外，別無它處，而澳門又始見於清。從現在能考出澳門最早稱林默廟為“閣”的是清雍正九年版《廣東通志》。在該志的〈澳門圖〉上的廟前旗上標作“亞媽閣”，附近還稱有“亞媽寨”、“媽閣炮臺”，但不應由此反推距雍正時編寫該志之前二百年的明嘉靖時已稱“亞媽閣”。如果有朝一日，發現明代那時有此稱記載或文物，再作改論為慎重。

至於是否以“宮”為林默神廟名，我想若是官廟，可能性大。因明代稱“天妃宮”很普遍，如南京。“宮”與

“妃”地位相稱，但當時偏僻海隅的澳門又是民間自建陋廟，無此主客觀條件。故把這個僅遮風雨的簡陋棚子稱“宮”可能性也極微。所以，葡名 Macao 等尾音源出“閣”或“宮”對音，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

我深信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媽祖閣廟額也未題“媽祖閣”而是題“天上聖母”。根據是：該年前來廣東參加談判和簽訂中法〈黃埔條約〉法國使團成員之一伊地埃（Jules Itier），到澳門拍攝的該廟照片，顯示廟門上兩燈籠之間懸着一幅橫額，上寫“天上聖母”四個大字。這張“有史以來第一幅在中國拍的照片”是不會造假的，而且沒有必要造假。照片刊於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總第11-12期合刊的頁75-76上。而稍後的法國畫家博爾傑（Auguste Borget），於1838年8月至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6月，逗留澳門和廣州期間畫了娘媽廟風景畫並從澳門發信給朋友說：“在這個國家所見的最令人驚奇的勝蹟：澳門的大神廟（Great Temple of Macau）……我幾乎每天都來這裡一趟。它的中國名字是娘媽閣（Neang Mako），意思是‘夫人的古廟’（Old Temple of the Lady）。 ”⁽⁴⁴⁾

直到現在，澳門居民甚至身居“媽祖閣”值理會的主持人還在稱“娘媽”。據今澳門學者、《文化雜誌》編審黃曉峰先生在文章中透露，他曾向媽祖閣值理會主持人林氏夫婦訪談，他們祇稱“娘媽誕”“媽閣廟”，而不稱“媽祖誕”“媽祖廟”。⁽⁴⁵⁾

人們也許會問：明代萬曆年間到中國傳教的利瑪竇，回憶他在旅居澳門時所見中國女神，為何在《利瑪竇中國傳教史》中文本寫的是“媽祖”和“媽祖灣”呢？查此書是臺灣翻譯出版於20世紀80年代⁽⁴⁶⁾，譯者顯然是按臺灣人現在習慣稱呼意譯的，既不反映明代官民稱呼的歷史原貌，也不反映利瑪竇原

文。因為如前所述，利瑪竇原稱“Ama”。也許有人還會辯駁：法國傳教士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史》不是也反映16世紀時稱“媽祖”嗎？其實這是中文譯者以為把 Neoma 直譯成“娘媽”不解而擅譯成後代已經流行的“阿媽”之稱，並不能代表16世紀明代。

臺灣出版的《利瑪竇全集》中文本（中國傳教史）中作：

這小島上有為媽祖建立的雕像。這雕像仍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叫做 Macao（澳門），在媽祖灣上。

最近金國平文章稱，將利瑪竇意大利原文 pagoda 譯作“雕像”“偶像”是錯誤的。應作“廟宇”解。然而，即使改譯為“廟宇”，也仍改變不了利在書中解說的：“因此，稱此地為 Amacao，在我們的語言中，義即‘阿媽港’。”（見澳門基金會版：《澳門》2003年頁455）。

從現存媽祖閣範圍內三座供奉林女神的殿堂來看，也無一有明代稱“媽祖閣”的痕跡。按建廟時間順序而論，第一座是位居半山腰的題額“弘仁殿”，其始建年代下限在明嘉靖葡人首泊之前，上限尚難確定。如果認為“弘仁殿”殿額是後人追加的，不足以代表始建標誌，則此殿原設可能起源於南宋時從浙閩南逃的落魄軍民。如果認為“弘仁殿”題額是代表始建年代，則在明永樂年間敕封“弘仁普濟天妃”之後。無論從哪個起點出發為上限，包括錯誤的傳說成化年間、弘治年間，都與“媽祖閣”之稱拉扯不上。第二座即進大門第一座額題“神山第一殿（前身是開敞的亭或龕，後合成殿），雖然未必是名副其實的第一殿，其重修也在萬曆年間，不曾題稱‘媽祖閣’”。第三座是清康熙

時建的大殿，額題“正覺禪林”。“禪林”當然是佛寺，想必是為吃香的林氏神扶正。祇有廟門石坊額刻“媽祖閣”，而該額是清光緒己亥年（元年，1875）重修時刻寫的。⁽⁴⁷⁾明代嘉靖時，不但蠟鏡澳未見，就是香山全縣廣州全府也未見天妃廟稱“媽祖閣”的，因而葡語 Macau 不可能源於“媽祖閣”或其簡稱名。其說是無源之水。

也不會源於“天后宮”。日本學者藤田豐八〈葡萄牙佔據澳門考〉注稱：“西文之 Macao，因其地有天后宮，即亞媽宮，故名。”⁽⁴⁸⁾此說半錯半對，因為明嘉靖時尚未封天后，不可能有“天后宮”，以清代情況代入明代，脫離實際，但稱“亞媽宮”，大體對。

前述《澳門百科全書》有一條地名媽閣釋文：“媽閣在澳門半島西南部，位於西望洋山和媽閣山的西面，指媽祖閣的附近一帶。”⁽⁴⁹⁾於是有人不說葡名 Macau 之名起源於廟名“媽閣”而說起源於地名“媽閣”，以為可以避開直接以廟為名源，其實祇是繞了個彎，說到底還是以廟名為港名的淵源。此種提法祇有對音一點符合（廟名媽閣和媽港對音何嘗不合），別無理由。由於此地名是因該地有媽祖閣或稱媽閣廟而得名，但在葡人初到該港時的明代尚無此閣名，也就不可能產生這一地名，從而無由以地名作為葡人賴以產生 Macau 的可能。真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娘媽角、阿媽角、媽角 祇是接近事實

20世紀30年代，方豪《中西交通史》中認為：“《澳門記略》圖上有娘媽角，殆即歐人稱 Macao 之起源也。”⁽⁵⁰⁾同時代的梁嘉彬也傾向此說：“Macau 似為媽角之譯，故外人亦稱為‘Amakau, the Port of the Goddess’。”⁽⁵¹⁾第三個同時代研究中葡關係史的張維華先生又認為源

於娘媽角。在其《明史·佛郎機傳注釋》中，在引述龍思泰《葡人在中國居留地》即今名《早期澳門史》中關於名源一段譯文後，發表自己的見解說：“按 Ama 即華文‘阿媽’二字，女神之名，或曰天妃……”他又在引述《澳門記略》關於“名其地曰娘媽角”一段話後，他又發表一通自己的見解說：“是天妃亦別名娘媽也。然廣人呼爺媽常加以‘阿’字，為阿爺阿媽。是又知‘阿媽’二字原自‘娘媽’所轉出，廣人俗稱也。葡人之 Am-Mageo，即娘媽角轉出之阿媽角，澳門境內地名，厥後西人求簡，去‘阿’而獨留‘媽角’二字，相沿既久，遂成定名。”⁽⁵²⁾過了半個世紀多，張先生學生時代形成的觀點在80年代新著作中依舊，說西方最初稱澳門為“Amanga 阿瑪叩”，是“源於澳門天妃廟所在地之娘媽角。《澳門記略》載娘媽角之地曰‘一山嵒嵒（原文如此，疑手誤），斜橫於海，……上有天妃宮。’……娘媽，廣人習稱為阿媽。娘媽角亦習稱阿媽角，西人稱為阿瑪叩，即從此出。其後西人求簡，去‘阿’而獨留‘媽角’二字，相沿既久，遂成定名。”⁽⁵³⁾

戴裔煊先生承接此說：“‘媽閣’一詞是沒有意義的，肯定是由‘娘媽角’變化而成。葡……人最初混入澳門的時候，……詢知其地為娘媽角，誤以為是全澳的名稱，譯成‘馬交’，這是可能的。”⁽⁵⁴⁾

筆者在80年代後曾擁護阿媽角說，並在前述論文中稱它比源於媽閣說“似更有道理”。今天自省，我這一認識並不妥當，實須改正。

儘管此說從諧音上符合葡人早期使用的地名 Amanqa，或者 A 後的 Macau。娘媽角地名在《澳門記略》中說：“相傳萬曆時，閩賈……立廟祠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⁵⁵⁾若按此說，豈不就是說澳門港立廟祠天妃即娘

媽女神在萬曆年間才開始，則產生娘媽角地名也勢必祇能在萬曆年間建廟之後。而葡人初到澳門，是在萬曆之前二朝代的嘉靖年間，他們譯取地名，不可能來源於後來（萬曆年間）才產生的地名。所以張維華先生所說的“西人稱為‘阿媽叩’即從此出”的依據也就無法成立了。再說，也找不出明代文獻能證明嘉靖三十二年葡人初到以前，蠔鏡澳漁港碼頭一帶地名叫做“娘媽角”。

不過，我認為，可以肯定蠔鏡澳在漁港時代已然已有祈供阿媽女神民俗存在，因而碼頭岸上必有該女神偶像存在，因而形成俗稱“阿媽角”或“媽角”是有可能的。但缺乏明嘉靖及以前的文獻記錄證據，祇是推理。況且，此說比起地名稱作“阿媽港”“媽港”，其理由就略遜一籌了。因此，我決定放棄此說。

有的學者則處於從宣稱“媽祖閣”說向“娘媽角”轉變，又腳踩一點“媽港”和“阿媽港”。經過修訂增補的1999年版黃鴻釗《澳門史》介紹汪兆鏞原文後，發表他自己見解稱：“葡人初來澳門，便在媽祖閣附近停泊，並以停泊地點稱澳門為媽港（又譯‘馬交’）。如今見到最早的資料是平托於1555年11月20日在澳門寫的信，已用 Amacuao 來稱呼澳門，用廣州音譯即阿媽閣。”⁽⁵⁶⁾黃先生同年在香港出版的另一本同性質的書《澳門簡史》也有大同小異的說法：“澳門有一個洋名字：‘馬交’，是葡萄牙人對它的稱呼，葡文寫作 Macau，英文寫作 Macao，用廣州音去讀，便叫馬交。……為甚麼稱為‘馬交’呢？西方作家普遍認為，葡萄牙人最初到達澳門時，停泊在‘阿媽港’，注意到有了神廟，詢問當地居民，知其名為娘媽角，誤以為這是澳門的名稱。”⁽⁵⁷⁾似未定型。

來源於阿媽神港名乃有稽之談 稱源於“阿媽賊”才是無稽之談

一、葡人到蠔鏡澳前起碼已有阿媽神位

譯文中有兩個斥責“無稽之談”（頁192）。說今媽祖閣內神山第一亭是萬曆年間監市舶稅務的李鳳督辦始建（譚的考察有貢獻），批評媽祖閣前身始創於成化二年和由媽祖閣產生 Macao 的兩說均為無稽之談，這都是對的。但把 Macao 之名源於阿媽神（亞媽）也斥為無稽之談，又稱“其得名應與整個香山澳有關，而與葡人後來才入住的澳門半島無關”，把名實源流定為先有緬甸 Macao 後移作中國 Macao，先有代表全縣 Macau，後才縮稱澳門半島的 Macao，則就不能令人折服了。

嘉靖時及以前，閩粵沿海漁民，在單純漁港（不設市舶司稅館之港）或漁商兩用港或漁軍商三用港，普遍設有供奉林女的順濟廟—夫人廟—天妃廟。當時蠔鏡澳（澳門前身）作為漁港，早在無商港活動之前，就應有崇祀林默女神情況存在，否則是不可想象的和說不通的。

譯文又以西方古航海圖上繪 Macao 為香山全縣為由，宣稱“由阿媽港（Amacao）→媽港（Macao）之類的方法演變出來等等說法是完全違背了這一真實的歷史過程的”。其實，西方該圖不過始於1570年，而 Macao 得名早於1553年。可見是有稽之談。

二、西方早有記錄蠔鏡澳人祈奉阿媽神現象

以 Macau、Macao 稱蠔鏡澳，既然是葡人和其它歐洲人的記錄和演化的結果，我們就應先考察他們的記錄，傾聽他們合理的解釋，再結合查對當時中國的史料，作出合理判斷。

西方人早期所記載的見聞可證實他們初抵時，港口居民已存在崇拜俗稱“娘媽”、“阿媽”的女神現象。茲舉兩

個證據：

證一，卡斯塔內達（F. L. Castanheda）《葡萄牙人發現與征服印度史》係1554年出版。該書稱：“崇拜兩位婦女的形象，將其視為聖人。其中一個名叫娘媽。海上人將其尊為保護神。他們對此神十分虔誠，常常為其進行祭祀。”據譯者注，葡語原文為 Náma。這當然是“娘媽”的諧音，可見當時蠔鏡澳確有稱該女神為“娘媽”的事實。⁽⁵⁸⁾

證二是遲於上述十幾年出版的達米昂·德·戈伊斯（Damião de Gois）《唐·曼努爾王編年史》也提到中國海港人們的信仰：“他們特別供奉一個婦女，將其視為聖人，稱其為娘媽。”⁽⁵⁹⁾以上兩書雖未直接說 Macao 源出娘媽神，但卻能證明16世紀葡人到達前或初到時蠔鏡澳呼“娘媽”的民俗，而廣東人則稱為“阿媽”。

16世紀歐人取名與媽神有關的記錄實例：

例一：親歷澳門的弗朗西斯科·卡勒其（Francisco Carletti）在其著述中回憶：“我在 Amacao 曾目睹此情形：於一曠野處，在他們敬拜偶像（Idolo）的地方、有巨石數塊，上鑲刻鑲金大字；這一偶像，人稱 Ama，故本島稱作 Amacao 島，意即 Ama 神像之地。”目擊時間是1598-1599年。⁽⁶⁰⁾Ama 對音當然是“阿媽”，該作者認定此“阿媽”為取島名 Amacao 的淵源。

例二，1582年8月-1583年9月（明萬曆十至十一年）旅居澳門港的意大利籍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著作中稱：“那裡供奉一名為阿媽的女神，因此該地得名阿媽港。在意大利語中意為‘阿媽之港’。”⁽⁶¹⁾

例三，16世紀日本人著述中亦稱“媽港”或“阿媽港”。日本學者《長崎逸事》反映日本人在文祿六年（明萬曆二十年，1592年）事稱“媽港”⁽⁶²⁾。日本寬永十七年（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藤原忠

澄〈誅耶穌徒喻阿媽港〉：“阿媽港三蠱蠻，……阿媽港猶寄事於買賣。”⁽⁶³⁾當時，澳門港與日本國長崎港有貨運兼客運航線。

有的學者認為17世紀日本文獻如《林羅山集》中的〈諭阿媽港父老〉，使用“阿媽港”名是來源於葡人的地名。⁽⁶⁴⁾筆者對此不敢苟同。我認為這是把因果關係顛倒了。如本文前述論證，“阿媽港”是道地的中國土產，是中國人固有的港口俗名被葡人、日人聽聞後的音譯，而不是相反。

例四，19世紀旅居澳門的瑞典人澳門史作者龍思泰著書說：“澳門位於……半島上，遠在葡萄牙人到此定居以前，就以安全的港灣而著名。因在娘媽角炮臺（Bar Fort）附近有一座供奉偶像的神廟，所供奉的女神稱為阿媽（Ama），所以外國作家稱之為‘阿媽港’（Amangao, Port of Ama）。1583年，葡萄牙人將其命名為‘神名之港’（Porto de nome de Deos）和‘阿媽港’（Porto de Amacao）。這些都是‘澳門’（Macau 的音譯）一詞的詞源。以後澳門也曾被稱為‘媽港神名之城’（Cidade do nome de Deos do Porto de Macao），現在則被稱為‘媽港聖名之城’（Cidade do Santo nome de Deos de Macao）。據說中國官員以‘阿媽’（Gaoumun）二字為港口命名，以‘鑾鏡’（Gaou King）二字為該城命名。”⁽⁶⁵⁾

上述譯文對龍思泰書中此說加以批駁。他認為漢譯者在龍思泰的原著上繼承誤說。不同意“即‘媽港’的意譯”，也不同意“阿媽港”與“亞媽港”聯繫，認為馬與媽，不可相通，從而論定：“亞馬港”解說成“亞媽港是附會”。再加他傾心於“泊口”可轉音為“馬交”，所以極力否認源於“媽港”。其實，人們並沒有說“媽”與“馬”在詞意上相通，而是音可通。《粵大記》圖上“亞馬港”的“馬”可能是刻工用白字。我

們要問，既然連聲母不同的“泊”居然可以按粵語音轉為“馬”，為何聲韻俱同四聲有異的“媽”反而不能從讀音上通“馬”呢？“馬”與“媽”通用，在歷史文獻中也曾見有，如清代郁永河《海上紀略》稱：“船在航行中遇大魚水怪，即以‘馬祖棍擊舷，使不得近。’”《辭源》注釋此詞說：“馬祖……海神名，天妃神。”我以為此解說合乎情理。第一，當時閩、臺、粵已流行俗稱林默女為媽祖。第二，把驅趕大魚水怪的警棍予以迷信色彩取名，正是當時迷信海員想借助媽祖海神的神力趕走大魚水怪的心態。雖然這種借用不嚴謹，因而不提倡，但能說明有此種借用現象存在，不能排斥地名上不可能應用。

如果我們不承認言之有據的阿媽女神與 Macao 得名的直接淵源關係，就無法解釋葡國官方在明代嘉、萬年間以中國女神名命港名的事實相啣接了。

現代西方人澳門史學者白樂嘉（J. M. Braga）1949年在香港出版的《西方的開拓者及對澳門的發現》中稱：“阿媽閣前面的港叫做‘阿媽濠’在葡萄牙人未到澳門之前，此名即已傳聞。”可見他是不承認葡人取 Macao 的港名是由於初到時詢問地名才知道的說法的（但譯作“濠”不妥）。

三、港口地名通常以帶“港”字為規範

任何中外航海者對已知的預定目的港，或未知的到達港，首先要打聽的是港口名。

明代文獻表述運輸船聚泊地方通常稱為港。如鄭和船隊出航地稱劉家港，中途停泊在閩江口地稱長樂港。嘉靖時《籌海圖編》浙江圖第11-13圖上標稱雙嶼港、大嵩港、舟山港、列港、橫港、嶺港、黃崎港、馬基港、淪港、定海港（不是今舟山島的定海港，指今鎮海港）。嘉靖《廣東通志》卷六六稱流求國使臣船“風漂至香山港”，都用“港”

字組成。在萬曆年間出版的《粵大記》附圖中（如附），“亞馬港”所對應的澳門半島南端的漁港和商港，也明寫作“港”，與澳門港隔海相鄰的香港，是當今世界大港之一，當它還處於小漁港兼香料出口小商港的明代，就有以“香”與“港”相結合的地名——香港，出現於《粵大記》所附廣東沿海圖中。後來被英國割據，“香港”這個港口名被擴大用於代表全島乃至香港地區。福建南部龍海縣，明代有個商港，以地形如月，與“港”字結合，稱為“月港”。明代這些實例，共同說明一點，以各地各自特點與“港”字結合，是港口地名的共同規律。所以澳門港以“阿媽”或“媽”與“港”字組合，是完全切合葡人初來時的明代歷史原貌和航海者習慣的。

前述何高濟等先生漢譯本《利瑪竇中國札記》，把澳門港所在地譯作“阿媽灣”，也許出於忠於原文，但總不免不切實際，因為明代或明代之前，澳門一帶從未有過“阿媽灣”這樣地名。如確有生譯需要，也應有個注解說明。同樣英國人中葡關係史學者博克瑟（C. R. Boxer，或譯博克舍）《佛郎機之東來》漢文翻譯者譯：葡人“在1557年或該年前後，他們遷至‘阿媽女神灣（或稱聖地）即澳門。’”⁽⁶⁶⁾我說它不貼切，並非說澳門半島處海域從自然狀態而言不能稱為“灣”，問題在於第一，中國沒有這個地名，是生造出來的，不符合名從主人的規矩。第二，當地已有官稱“濠鏡澳”或“澳門”俗稱“阿媽港”或“媽港”港名，為何不用，卻要用中國官俗都不通用的港名？

有的學者主張譯成“阿媽澳”，可舉戴裔煊先生為代表。他在著作中說：“我同意西方作家傳統的說法，認為 Amacao 是‘阿媽澳’的音譯。……阿媽澳與浪白澳都是海澳，都用 cao 來譯‘澳’字的音，彼此相合，如果 cao 是

譯‘角’或‘閣’，浪白沒有所謂‘浪白角’，譯成外文名字，末後也加上cao又怎樣解釋呢？‘澳’字的讀法，在廣州話有ng發音。葡萄牙殖民者用ng轉寫作k，這一傳統說法，有它一定理由。”⁽⁶⁶⁾詞尾cao等不該譯成“角”“閣”，與愚意同。但置“港”於不顧，而要設想轉為“澳”，就難以苟同了。浪白、濠鏡等在明代文獻中雖都稱“澳”，但廣州、泉州、明州（寧波）等著名港埠，並不稱澳。葡人對浪白、阿媽等地名詞尾co、cao等顯然是諧“港”。不能為了湊合“明史”上有“澳”，把原不帶“澳”的“阿媽港”也要改“阿媽澳”。

前述《嶺南掌故》頁396上所說：“澳門西文最早名叫Amacao，是‘阿媽澳’的譯音。”看來是受戴說的影響。

四、Amacao源於葡人稱澳門海盜“阿媽賊”乃無稽之談

前已提及湯開建在《澳門諸名淺議》論葡名Macau時說：“大約有三種重要觀點（……）三、Macau一詞係‘媽港’的譯音”。“我所贊同的是第三種觀點，Macau一詞的中文形式應是‘阿媽港’或‘媽港’。”接着就引西人白樂嘉主張：“阿媽閣前面的港叫做阿媽港。在葡萄牙人來到澳門之前，此名即已傳聞。”又稱“考今澳門半島南端之媽閣廟……該廟始建於明弘治元年（1488）……可見媽閣廟及媽閣渡之得名均早於葡人來澳之時間數十年。故葡人由該渡口登陸岸後，而以廟名或渡口名為地名，而稱之為‘阿媽港’。16世紀中葉出現的Amacauo、Amagao均是‘阿媽港’一詞譯音的變體，而Machaoam、Macau及Maquo則是省去前綴‘阿’的‘媽港’一詞譯音的變體。……”⁽⁶⁷⁾

這段話，可概括出湯的四點主張：第一，他考證的今媽閣廟是始建於明弘治元年。第二，葡人來澳門港之前數十

年廟名已稱“媽閣廟”。第三，引證葡人到來前，已有阿媽港之名，但又說葡人登岸後按照廟名或渡口名稱為“阿媽港”。第四，Macau等名形式是“媽港”的音譯。

我們認為，第一，他所考出的媽閣廟始建於弘治完全是以訛傳訛的偽說，早已被人批駁不能成立，遲至1995年還襲用之，殊未斟酌。第二，他所稱葡人到澳門之前數十年廟名“媽閣廟”，沒有任何明代文獻的根據。第三，自相矛盾，既引證葡人到澳門之前，已名阿媽港並傳聞之所以叫阿媽港是由於那裡供奉着叫阿媽的女神，又說是葡人登岸之後，才按廟名或渡口名而叫它為阿媽港，前言實不對後語。

幾年後，該文改名《澳門諸名芻議》，收入文集中。他將前兩點隱沒了，建廟時間不再推銷偽說，改為採用譚世寶的考古成果，說：“該廟建於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也不再強調“以廟名或渡口名為地名而稱之為‘阿媽港’”，而改說“故葡人由該渡口登岸後，均以阿媽神像名其地，而稱之為‘阿媽港’。”⁽⁶⁸⁾儘管是悄悄改刪，而自相矛盾問題依然存在，但已有所進步，仍值得歡迎。他作結論說“可以說是比較清楚地解決了Macau一詞的起源這一問題了”⁽⁶⁹⁾，鎖定“阿媽港”名起源於那尊阿媽神像。

可是，湯為了要堅持某些傳教士泡製的所謂剿盜得澳論，於2003年11月在澳門召開的“16-18世紀的中西關係與澳門”國際討論會上，刊發《謹訪澳門史研究中的‘左’風》，改口說：“1555年平托在澳門發出的信稱：Amacauo，即阿媽港，也就是當時正是因為有一批信仰‘阿媽’神的海盜佔據了濠鏡澳，因此，也就將‘濠鏡澳’稱之為‘Amacuo（阿媽港）’，而這一稱呼被沿襲下來，故16世紀後期及17世紀初期在葡文和日本文獻中多稱之為

Amacao、阿媽港，甚至在中文海圖上居然也出現了亞媽港〔施按：沒有這回事。湯似未明何謂“海圖”〕。這恐怕應是關於Amacao（阿媽港）之名的真正來源。”⁽⁷⁰⁾說成是源出那裡有信仰阿媽的海盜。

一個人的認識是會變化的，學術見解可以前後不同。在一般正常情形下學者都會說明變化的原因理由，並聲明以何者為準。而湯先生顯然前後自相矛盾，沒個交待，所言有拼湊之嫌。例如，第一，把平托於1555年從澳門發出的信，拉扯到澳門有信仰阿媽的海盜。按該信無隻字聯繫到澳門存在海盜。而且，既然湯說澳門已是海盜案，平托修士和巴萊多神父到那裡去幹甚麼？莫非他們是要與海盜勾結做事或在海盜中發展天主教徒？恐怕還不至於如斯罷？平托他們能進出，說明並非海盜案。第二，對他自己稱是“懷有深深敬意”的白樂嘉所引上述的話轉眼又被他自己推翻了，從“葡萄牙人來到澳門之前”就傳聞叫阿媽港，變成嘉靖三十六年即1557年剿海盜之時了。第三，前文明據阿媽港之名是直接由於那裡有阿媽女神像而得葡人Amacauo等詞均譯自中文地名“亞媽港”，而這個“亞媽港”出自《粵大記》為證。此文變成“Amacao（阿媽港）之名真正來源”是因盤踞在澳門的海盜信仰阿媽神，叫“阿媽等賊”了，這樣是不是連自己前文中原有一半正確的東西也給否定掉了呢？

我雖然不同意譚世寶博士提出的“Macau”起源於“泊口”說，卻認為那是學術觀點不同，值得探討，亦可求同存異，期諸未來共識定論。而湯開建教授所提出的源於1557年澳門有海盜阿媽賊的說法，如果不是牽強附會，為何不可以平心靜氣地進入純學術的討論或爭論呢？《文化雜誌》提供了一個“疑義相與釋”的空間，展開學術討論爭鳴，此亦其時也。

【註】

- (1) 譚世寶：〈Macao、Macau（馬交）與澳門、馬角等詞的考辨〉，載澳門《文化雜誌》第35期。以下簡稱譚文。
- (2) 原載黎沙（Almerindo Lessa）〈澳門——熱帶葡萄牙人類學札記〉，里斯本1996年版頁137-138。轉引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基金會2000年版頁3。
- (3) (4) 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頁17注(15)，頁59注(94)(95)，頁8。
- (5) (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澳門基金會中文版第12頁說“信中稱它為‘阿媽角’（Amacao 或 Amacua）”。
- (6) 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五編頁47-50。
- (7) 《天下郡國利病書》，第33冊〈交趾西南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頁57。
- (8) 印光任等：《澳門紀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頁42。
- (9) 同前引《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 (10) 同前《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頁49。
- (11) 國家圖書館善本室：《廣東賦役全書》，清順治九年本。
- (12) 國家圖書館善本室：〈澳門界務說帖〉。
- (13) 廣東省文理學院1946年初版頁3。
- (14) 黃文寬：《澳門歷史鉤沉》，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年版，地志考。
- (15) 載澳門《文化雜誌》第35期頁196。
- (16) 參見明萬曆郭棐《廣東通志》澳門節。
- (17) 同前載澳門《文化雜誌》第35期頁197。
- (18)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上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232-233。
- (19) 陳佳榮、謝方等：《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2年頁780。
- (20) 收載於《明代國際關係》，台北學生書局1968年版頁35。
- (21) 張天澤著、姚楠等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第五章。
- (22) 載《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香港）珠海文史研究學會1990年。
- (23) 轉引自金國平前引書頁7。
- (24) 轉引自同前《中葡外交史》頁61-62。鄧端本等《嶺南掌故》頁396，對兩個“阿媽”，均譯作“亞媽”。我認為作“阿媽”為妥。
- (25) 有作者稱引自1918年廣州印本頁3，筆者見於《澳門問題史料集》下冊，中華全國圖書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年版頁1330。
- (26) 陳沂：《澳門》，民國五年版。
- (27) 李德超：〈澳門得名之由來〉，載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頁485-486。
- (28) 靳書倫：《澳門軼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頁15。
- (29) (30) (31) 《澳門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本，頁1、350，畫頁第18頁。
- (32) 黃文寬：《澳門史鉤沉》，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年版。
- (33) 蔣維鈞：《媽祖文獻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頁92。
- (34) (明)吳還初：《天妃娘媽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 (35) (明)逸名：《順風相送》，輯錄《兩種海道針經》，中華書局1961年版頁23、32。
- (36) 《明實錄·天啟朝》卷四十七，明隆慶《潮陽縣志》。
- (37)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140。
- (38) (西)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中華書局版。
- (39) 載同前《兩種海道針經》。
- (40)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卷一，風信。
- (41) (清)郁永和：《稗海紀遊》。
- (42) (清)印光任等：《澳門紀略》正面澳門圖、娘媽角圖。
- (43) 阮元：《廣東通志》卷一二四〈海防略〉附澳門圖。道光二年版。
- (44) 原載澳門《文化雜誌》英文版No.10, p. 110。中文見《澳門媽祖論文集》頁209。
- (45) 《澳門媽祖論文集》頁221。
- (46) 劉俊余等譯：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傳教史》，臺北市光啟出版社1996年版，上冊頁111。
- (47) 見祁項：《嶺南異聞》錄本。
- (48) (日)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史考》，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1936)版。
- (49) 同前《澳門百科全書》頁349。
- (50) 方豪：《中西交通史》。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6版。鄧端本等《嶺南掌故》，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頁396亦見引述。
- (51) 載《明代國際關係》，臺北學生書局頁35。
- (52) 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據1934年版橫排本頁28。
- (53) 張維華：《明清之際中西關係簡史》，齊魯書店1987年版。
- (54) 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頁56-57。
- (55) 同前《澳門紀略》頁2、8、118圖。
- (56) 黃鴻釗：《澳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頁31、41-42。
- (57) 黃鴻釗：《澳門簡史》，香港三聯書店1999年頁12-13。
- (58)(59)(60) 轉引自金國平前書頁11、12、23注118、注119。（按(63)該段的張公譯文欠確切，故未採用。）
- (61) 原載《利瑪竇文集》第一卷1942年羅馬版。轉引自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一期頁10白姐麗文。湯開建收於《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頁64的〈澳門諸名錫議〉一文（原刊澳門《文化雜誌》）亦引有此段話，但卻注明出自中華書局1983年版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第二卷第二章。筆者查對該版該書頁140，譯文並非如此，而是：“那裡有一尊叫做阿媽（Ama）的偶像，今天還可以看見它，而這個地方就叫做澳門，在阿媽灣內。”湯先生是否把兩者搞混串訛了？為免讀者困惑，茲將查核結果冒昧指出。
- (62) (63) 日本《通航一覽》第五冊，卷一八三。
- (64) 《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9年版，頁65。
- (65) (瑞典)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19。
- (66) 載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外關係史譯叢》第4輯，1988年頁304。
- (67) 載澳門《文化雜誌》1995年總23期，頁31-32。
- (68) (69) 載《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頁64。
- (70) 湯開建：〈謹防澳門史研究中的‘左’風〉，頁3。